

越
絕
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越絕書目錄

第一卷

越絕外傳本事

越絕荆平王內傳

第二卷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第三卷

越絕吳內傳

第四卷

越絕計倪內經

第五卷

越絕請繹內傳

第六卷

越絕外傳紀策考

第七卷

越絕外傳記范伯

越絕內傳陳成恆

第八卷

越絕外傳記地傳

第九卷

越絕外傳計倪

第十卷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第十一卷

越絕外傳記寶劍

第十二卷

越絕內經九術

第十三卷

越絕外傳枕中

第十四卷

越絕外傳春申君

第十五卷

越絕篇敘外傳記

越絕書目錄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取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曆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疆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疆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疆吳算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呂旁戰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蕘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疆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兩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

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各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各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而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各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焉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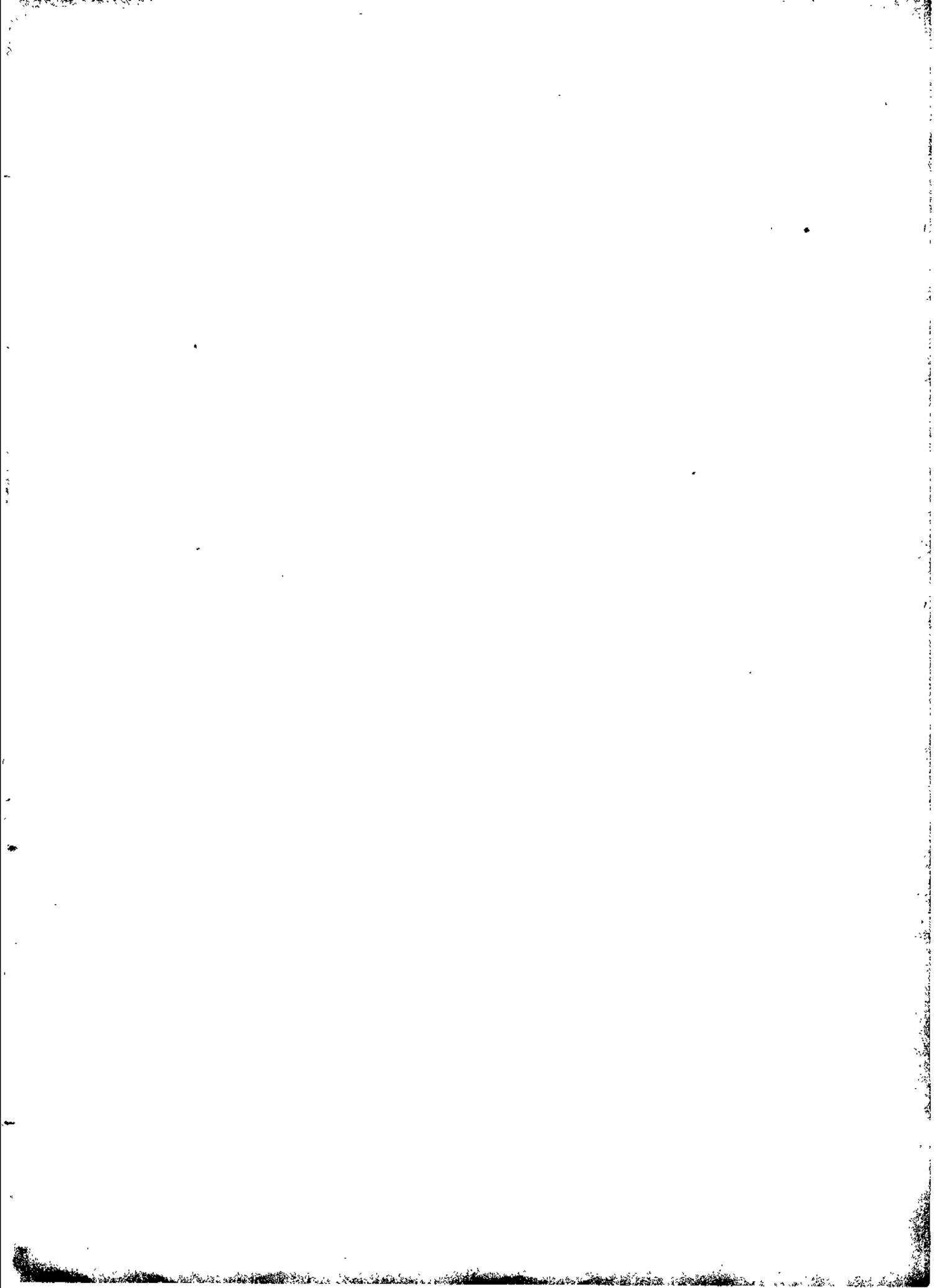
越絕卷第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聞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讐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擊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修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荷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磻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各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漬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

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漬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中人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遂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揮管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各卽章以此爲利利卽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卷第一



越絕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二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

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驅陂馳於遊臺興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

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

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

徑從闔門到裏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

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二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壘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

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快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廣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

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泰山陰辟塞者吳備侯塞也居東城者

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廣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劍歐冶僅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闔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闔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闔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柳三重墳

池六尺玉甕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

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爲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三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闔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

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堤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

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廬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城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

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

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鵝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城故吳王所蓄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闔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馬櫟東所舍大嚳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嚳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櫟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櫟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荻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河山置之鶴阜更名荻碓

放山者在荻碓山南以取長之一作荻碓山下故有鄉名荻邑吳王

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荻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徐亭東南西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麋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寬山大家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家吳王不審各家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家吳王不審各家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家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勦歟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二尺百七十步

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十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

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

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威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濱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陂胥

卑下以南注大湖以爲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秦吳北

野胥主嚳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各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侯千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為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各射

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二千二百二十頃去縣百五十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百七十五里一各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一作於彙浦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

吳到闔廬時絕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

里

白石一作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

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

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窗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

丈二尺七寸戶窗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八尺上下戶各

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

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窗高二

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

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開春申君所造

吳嶽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家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

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

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

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眾慮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慮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魯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並威王後

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道

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

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二十七年填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遂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爲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爲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一作近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郡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于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差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差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與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答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郭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壤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

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懼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敘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縷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佞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饒舜父頑母嚚兄狂弟象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警腹子也警腹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

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婉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慶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恒之於萊萊野也政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言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

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妲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威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紂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威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威德也

越絕卷第三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須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餓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疆弩不數發不能嘗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無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饑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閭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

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一作治}北方白辨佐之主水太皞治東方襄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儀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穰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難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

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未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桑爲上物買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疏食故無買辛貨之戶曰菓比疏食無買壬癸無貨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宮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奸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上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聞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獨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孤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由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猶伏約一作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志吳矣胥聞之拂袖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

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感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翮翮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勳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避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申胥避遜之舍數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感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

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與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與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能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櫬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屢衣服純素不約不玄帶劍以布是人必爲國害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殺胥胥乃圖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如是卽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王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

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與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遜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譏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
乎千歲後觀萬世深問其國世何味味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
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
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
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
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危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
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
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於下大歲
入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
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拜土西州大江東絕大
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
王定之毋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管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
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於斧
掩蓋漿之子發簞飲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
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與師戰於就
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婉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
侯與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諫
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
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
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
贏盜大與越爭彊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
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
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
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

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
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命爲邦愛君如軀愛
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諫人問之身且以
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數曰吾
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
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
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
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
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各
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
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一作有色王私悅
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
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
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過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
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詬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詬以困奔於
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詬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
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
子胥孫武與詬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詬爲太宰位高權威專
邦之枋未久闔廬卒詬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
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
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
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詬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彙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儻之時一癡一醒
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
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